

我的大學生活

盧 月 化

在國內國外每年暑期，看到一羣青年忙着溫習功課，就會使我想起早年自己考大學的情形。時間雖然過去很久，一切還歷歷在目，當時的心情，相信與現在參加考試的年輕人不會兩樣。

那是五十年前民國十六年的夏季，中學的畢業考試剛完，趕着就回上海，預備考幾個大學碰碰運氣，兩個教會大學，在上海都設有招生處；一個國立大學，却要到南京去報名、去應考。決定以後，就開始將自己關在家裏，把讀過的書籍，一本本的複習；另外還添上許多英文改錯、數學問答等書。家裏只有一個兩歲多的姪女，嫂嫂常常帶着她在三樓玩；所以環境相當清靜。不久，兩個教會學校，相繼在青年會考試，題目並不與人為難。考完出來，覺得還有把握。的確，過了幾天，兩校的入學通知書先後寄到。讀書的地方，雖然有了着落，心情卻沒有放鬆，向來讀的是教會中學，這次我可想進國立大學。那邊要考的功課真多：中外文、數、理、化、中外史地……，連生理衛生都要預備，簡直把整個中學時代所念的都翻了出來。等到七月底，考試將屆就邀着郁姊去南京；她也預備參加考試。



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一）本文作者盧月化教授大學畢業時攝於南京。



民國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）本文作者留法返國後在陪都重慶留影。

下車後，先去看一位郁姊的老師。從他那裏，知道中央大學也將要在上海招生。所以我們把報名手續辦妥，當晚趕回上海。當時內亂方息，什麼都未恢復正常。

兩天後，我就與郁姊搬進南市的大同大學。我們女生宿舍的飯廳，做了我們四五十人的暫棲之地。上海住宅區難得看到蚊子，想不到這裏那麼多！

天一轉黑，便成羣結隊的來襲。明晨就要考試，沒法回去拿蚊帳，只好買蚊煙來對付。可是夜闌人靜，風吹煙散的時候，也只好任由牠們侵食。午夜時分，收卷就寢，想早點入睡，預備有精神次日應考，可是房敞，人多，燈光雖然不亮，悉悉索索的紙頁聲，總也沒法使你安下心來。越是躁急，睡意越遠。正要朦朧入睡，「踢躃」，「踢躃」的步聲，又使你睜開眼睛。天還沒亮，大家已在漱洗，我只好跟着起身。吃過早點，跑到對面大同大學，查看自己坐位的號數。考試時間還早，就等在課室門前；焦急的心情，使人站立不安。考完一科，還要臨陣磨槍；回到休息室，利用二十分鐘，來看下節要考的書，每次進去，總看到一位小姐已先坐在那裏。下午再考一科，如此的四天半，考完了十四門功課。

大概是第三天的下午，考完物理出來，心裏好不舒暢。五個問題之中，一題空白，其餘也不全對。跨進休息室，又看到那位小姐。「她真快，每次總是第一個出場。」心裏想着，對她起了無限的欽佩；因此去與她攀談。原來她叫祝鈞雅，已在中大外文系讀完一年，這次是陪考。「呵，多麼可羨慕的幸運兒！」可憐自己還在那裏絞腦汁！

回到宿舍，懶懶的躺在床上，心裏一片空虛。「到北平去算了，燕京大學不是也很好。」連明天要考的書本也放過一邊，知道自己不行，不想再作奮鬥。



法學權威民國二十年任教中大的謝冠生老師



哲學系名教授宗白華先生。

再忍受一天半。結果，我們相互鼓勵，不要中途畏退；於是又拿起書本。雖然那些功課都沒有把握，只好不問收穫了。緊張地又過了一天半，等到第五日下午，

心裏總算真真的得到寬鬆。那時，雨過天青，地面上的積水已慢慢退盡。下午的口試是沒法準備的；所以一羣女孩子開始在走廊上閑散。我們天天在一起吃飯，一起睡覺，除了見面時笑一笑，還沒有工夫接談。這時，一位小姐，問起我的尊姓大名，我沒有回答，而反去問她。她也笑而不答。這時，一種奇妙的心情，也許是自衛，怕考不上，使對方知道姓名以後，將來掩飾不了自己的弱點。

一個月後，中大發榜了。我的名字居然也在報端，這實在是意外。家裏却希望我去北平，因為那邊氣候好，而且教會學校，少受些政局的影響。歷年來的內亂，確實使一般人起了戒心。我自己却決定進中大，那樣不容易考，豈有放棄之理。

新生還沒有做，心裏已有些慌。南京不熟悉，大學也不知是怎樣一種生活。開學前一星期，就坐上了京滬車，路途八個鐘頭的心情，整整的落入到新奇而恐慌的惆悵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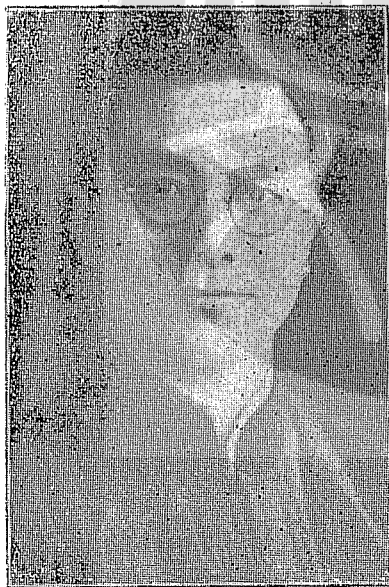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下關，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馬，拖着一輛敞車，橐橐、橐橐的走向中大；雖然車破馬疲，車上稚氣未除的學子，東瞧瞧，西望望，却大有登鞍攬轡的氣概！

中大女生宿舍是學校大門左側的一座平房，相當簡陋。門房老頭出來照料行李。正在問我往那裏搬的時候，來了一位小姐，她認識我，我認識她。我們瞪着眼笑，大同女生宿舍中的一幕，立刻顯現在我眼前。就是她，那天問我的姓名；也就是她，以同樣俏皮的姿態，沒有回答我她叫什麼名字。

老頭子把我的行李搬到她的房間。此後我們成了朝夕相伴的同學。她，章鏡月，進數學系，我進外文系。上海所招收的女

生，就是我們兩個人。

在我進中大不久，隨時的又想改進金陵女大。因為剛從中學出來的女孩子，突然到男生多於女生四十幾倍的學校去讀書，感覺很不習慣，非常拘束。每次上課，總是溜進課堂，坐在前排，有時躲在最後面的位置，老師來了，才敢從書本上抬起眼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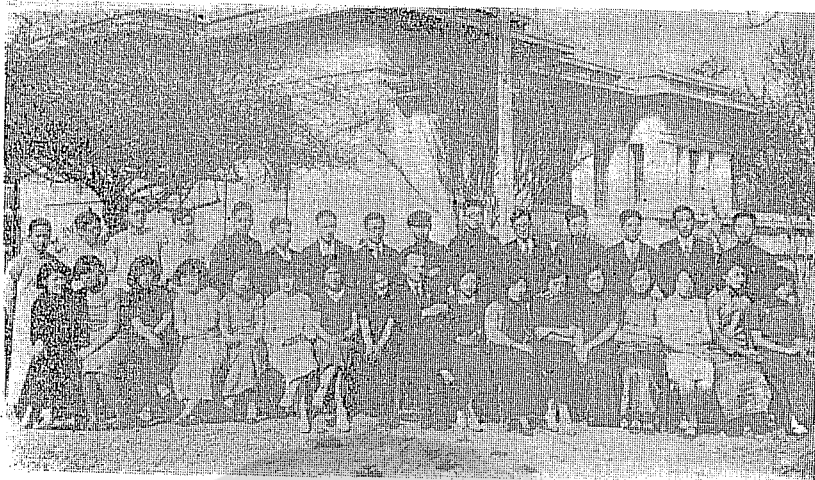
(上) 本文作者就讀中大時的名教授地理學家張其昀博士 (下) 社會學家孫本文教授

，決不敢環顧四周。這種現象，在我往後受聘在大學任教登上講台時，才完全消滅，有的女同學較多的課堂，好像男生還懼怕三分。

中大女生宿舍是在校門外面，上課必須走一段路。號聲一響，成羣的女同學夾着書包，低着頭，唧唧喳喳的往校裏走。晚餐以後，三三兩兩，手牽着手跑上北極閣，或登台城遠眺。玄武湖上，片片小舟，滿載晚霞歸去。紫金山頭，烟霧浮沉，落日的餘暉撒遍山頂雲間。

我們自修的時間多在晚上。內外二間小房，我與小鳳分佔。夜深人靜，有時只聽到鋼筆在紙上「沙沙」的聲音。記得在二年級的時候，課外作業很多，如非深夜開車，很難按時交卷，以致造成整夜失眠。只得將第二外國語放棄一種，緩鬆自己的工作。

回憶小學讀書時候，常常逃學；到了中學，功課變成大事；大學時期，有的課程難免敷衍了事，但是多數學科還是衷心喜愛；樓光來先生的比較文學，層次分明，見解確切，急促的語調，尤似雨珠落在荷田，清晰的句句打入耳鼓。宗白華老師儀態動人，詩的氣氛伴着他進入課堂。教課的時候，眼睛從不看人，一



中大男女同學合組的歌詠團團員合影。



一九三四年（民國二十三年）本文作者（左二）與同學友好在巴黎留影。

面講述，一面劃動粉筆，提綱挈領，使我們的筆記有條不紊。手中的一塊白手帕，雖在冬季，還時時抹着額頭，像煞他全副精力用在講述上面，將汗珠一粒粒的逼了出來。他如張其陶先生的經濟地理，坐無虛席。等他將頭開始搖轉，全堂鴉雀無聲，你把他講述順次記下，絕無重複。看他並沒有預備講義，而所授教材，和整理後一般簡潔。我是外國文學系的學生，但對於名師的課從不放過。他如孫本文先生的社會學，謝冠生院長的法理學，我都決不曠課。謝冠生老師的記憶力實足驚人，他進課堂不帶片紙，解釋案件，就將條文一一寫上黑板，決無隻字錯誤。講解清楚，令人聽着各種犯罪的故事，頗饒興趣。可惜與良師共敘一堂的幸運生活終因畢業而成過去。

四年後，從歐洲回來，開始踏進社會。實際人生有時使你驚訝；有時使你恐懼，更常常使你失望。它磨折你的純真，毀滅你的理想。這時才醒悟大學時代是人生中最快樂的一個階段。那時，年齡與修養正到了領悟的階段，有知心的同學互相琢磨，有親切的師長做我們的指導。如今想來，仍叫人緬懷不已。

一天晚上，宿舍中悶熱非常，三四位同學，邀着到農場納涼。走進荷池中的草庭，微風送來陣陣清香；蛙聲喀喀，偶爾打破沉寂；吱吱的蟲鳴，更奏成詩境的夜晚。幽靜的大自然，引我躡手躡腳地跑到花間草叢。螢火小蟲，這裏，那裏，一閃一閃地發出金光。有時向着你飛來；有時從你頭上掠過，好像在探訪什麼消息。前面紫藤花下，一個尾曳金光的使者，飛得不高不低，不快不慢；正在穿過小橋。我就張開雙臂，悄悄地迎着前去。正要撲過去捉的時候，前面來的原來是個遊人，口中啣着的香烟。發着閃閃金光，真是千鈞一髮，幸未鬧出笑話。回到草亭敘說遭遇，惹得同學捧腹大笑，野丫頭的稱號，也就從此開始。

我喜歡大自然，附近名勝，如明孝陵、雨花台、棲霞山，到處留有我的蹤跡，但我最喜歡的，還是素靜的玄武湖。它像一個鄉村的少女，保持着純樸和天真。我與小鳳常常在晚餐以後，乘着做蓬馬車，前去遊憩。夕陽餘暉，反照着兩顆怡然的心情。到了湖濱，總是一葉扁舟，盪漾於紫金山畔。一片碧綠的蘆葦，婀娜多姿，乘風搖曳。我們依傍停泊，仰臥船頭，順思之所至，天南地北，無所不談。有時會意含笑；有時靜聆蘆語，幽美之境界，令人有出世之感。

我的母校中央大學是一所綜合大學，設有文、理、法、商、農、工、醫、教八大學院，雖然女同學的人數不如男同學多，但是無論人文科學或自然科學的系科差不多都有女同學就讀，而且畢業離校以後，服務社會都有良好表現，如像現在世界聞名的物理學家吳健雄同學，就是中大廿三級物理系畢業的高材生。

人生如舞台，我的大學生活，可說是我生命舞台上最美的一幕。我不歡喜熱鬧，更不歡喜開會；只知道將功課做好，暇時遊山玩水，生活在一種恬靜的氣氛裏。其實那時候的社會，何嘗免去擾攘；但是，我却像沒有張開眼睛，朦朧地過了四年快活的日子，這四年的生活，在回憶中更顯得親切、甜蜜。